

侯宝林和他的儿女们

上

侯珍 谈宝林 主编

侯耀中：父亲最爱我

侯耀华：母亲在家里得到和父亲同样的尊敬

侯耀文：父亲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侯耀茹：父亲，我还是爱您

侯珍：父亲教我：为人奴：



大众文艺出版社

侯宝林和他的儿女们

上

侯珍 谈宝林 主编

大众文海出版社

侯耀中：父亲最爱我

侯耀华：母亲在家里得到和父亲同样的尊敬

侯耀文：父亲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侯耀茹：父亲，我还是爱您

侯珍：父亲教我：为人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侯宝林和他的儿女们/侯珍,谈宝森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6.10(2009.1修订)

ISBN 978-7-80094-079-8

I. 侯…

II. ①侯…②谈…

III. 侯宝林一生平事迹

IV. 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8178 号

侯宝林和他的儿女们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9.875 字数 498 千字

2009 年 1 月修订版 2009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978-7-80094-079-8

定价:88.00 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序

冯亦代

幽默大师侯宝林离开我们已经有年了，他的女儿侯珍嘱我，给她同谈宝森先生合编的书写序，有感于她的诚挚，便不计自己的浅陋，欣然命笔。

自从老友吴晓铃兄带我去拜访侯公，屈指算来也快二十多年了，虽然我听侯公的相声演出，差不多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我深以得识侯公为幸，因为自从50年代后期，我的多言贾祸之后，幸而有他的笑语，使我在惨淡的生活中能不时忘忧，我十分感谢他。想来像我这样的人，为数也不在少吧！

我感到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在笑声里度过，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工作很繁忙，但幸而有侯公那样给予人们以笑的温暖，使他们在笑声里鼓起对生活更大的勇气，向人生途上迈进，永远怀念侯公的理由有万端，此为其一。

相声之得人喜欢，就在于人们在忧愁中能暂时忘却他的苦恼，从而启发对生的爱慕；就这样，侯公用他的绝技，从舞台、广播及电视中，把欢乐带给人世，鼓舞人们重新登上生活的舞台。然而正因为相声歌颂美好的人世，它就必然要鞭笞黑暗与丑恶。可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无视生活的现实，只许歌颂，不许甚至是轻微的责难，这就难为其说相声的人了。而且小小不言的含着眼泪的笑容，也可提高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恶毒攻击”，使说相声成为有关生命的事了。

侯公以说相声名于时，他就首当其冲，倍受没有道理的责难。他要使相声既能歌颂，又能引发会心的微笑，或

是哄堂大笑，他便在创造歌颂社会主义社会的相声上下功夫。1979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侯公的创作和改编的《再生集》，他的挚友吴晓铃兄为他写了“前言”，说：“这个集子里收入的十段相声，有的是直接地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扼杀的，有的是间接地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摧残而夭折的。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这些被扼杀和夭折的作品得到了第二次的生命，而且宝林的艺术生命也在舞台和电波上获得了复苏，所以把这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集子叫做《再生集》。”

今天看来，侯公和晓铃兄不免有些天真，因为相声本来是鞭笞不合理世情的，如今要它一变而为歌颂，难矣哉。我但愿自己的话全是“槛外人语”，以免辜负侯公和晓铃兄的宏愿，不过事实上却事与愿违，晓铃兄也不得不承认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肆虐中国大地的时候，侯公的愿望“都成泡影”，“他的计划全成梦幻，他的作品只要验明正身便被立即执行枪决。他很难获得在剧场里和观众见面的机会与广播中和听众接触的条件。”真正辜负了侯公的一片赤忱之心。

如今，年年的春节晚会上，相声节目从来是倍受欢迎的，甚至在1996的春节相声专题晚会上，我们看到了以新技术组合录音的老段子再现侯公和他的老搭档出场献艺，真仿佛侯公又复生了，使人一边笑着一边噙泪思念故人。果若侯公再世，当此改革开放的时代——富裕与贫穷，文明与愚昧，光明与黑暗生死较量的时刻，幽默大师侯宝林的冷面隽语又会创作出何种动人的佳构哩！

(1996.4.7于重庆)

目 录

序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侯宝林

我可能是天津人	侯宝林(1)
我在天桥学艺	侯宝林(16)
我第一次说相声	侯宝林(31)
我的老师朱阔泉	侯宝林(44)
闯关东	侯宝林(46)
我在天津说红了	侯宝林(55)
博采众长	侯宝林(68)
马三立同侯宝林的师傅串巷子	刘连群(86)
侯宝林的师爷和门祖	谈宝森(90)

侯宝林开始了新生活

新社会教育了我	侯宝林(94)
侯宝林和北京相声改进小组	侯 珍(96)
回忆相声改进小组	罗荣寿(101)
相声改进小组带来的新气象	张永和(102)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名单	人民日报(103)
我参加了赴朝慰问团	侯宝林(106)
侯宝林在朝鲜战场上	刘大为(115)

致侯宝林并怀念常宝堃	陈沂(121)
跨过鸭绿江	沈彭年(123)
毛主席听我说相声	侯宝林(126)
于世猷谈侯氏师徒进中南海	谈宝森(130)

侯宝林走遍祖国大江南北

侯宝林在川藏公路上	曹菲亚(135)
侯宝林在西藏	高平(136)
我在自来屯	侯宝林(138)
侯宝林在沧县自来屯	冯天峰(144)
侯宝林在德州两三事	李万祥(149)
美国顾问怕打虎	谢海(150)
“侯旋风”下唐山	文物(151)
侯宝林在密云	王敬魁(155)
侯宝林在胶东惹了“祸”	许多(161)
不挂“客满”牌的旅社	江都新(162)
下关东时就有了情	耿瑛(163)
北大荒侯老让我坐中间	姜昆(164)
侯宝林在中山大学讲演	周继圣(165)
我和侯宝林一起上黄山	许嘉璐(167)
侯宝林的云南情	吴德铭(181)
他是黑龙江的荣誉税务员	贾斌 萧妹(183)
上海相声交流会上的侯老	杨申庆(186)
鸡爪梨的故事	曾昭寿(187)
运城的关帝庙	姚俊虎(188)
一生没权没势没钱	时春晨(190)
深夜里的约会	金聚泰(191)
侯宝林在武穴	郭国成 梅建设(194)

留下的一张支票 肖 扬(196)

侯宝林把相声带到海外

侯派三代将齐访港	孙惠娣(208)
侯宝林破艺术中心纪录	夏令人(209)
侯宝林带笑来了	夏令人(210)
随侯老赴香港写真	姜 昆(212)
全家欢迎侯宝林	刘景瑞(222)
侯宝林把相声引进香港	梅菁菁(223)
中国幽默大师侯宝林	容 涠(224)
香港出侯老四盘录音带	关芝兰(227)
侯批三国	司徒浩(228)
侯宝林离港凯旋归来	光明日报(230)
侯宝林二次访港在香港过新年	萧 铜(230)
侯宝林在日本	朱述新(234)
侯宝林将把笑带到大洋彼岸	吴 葆(239)
相声大师载誉而归畅谈赴美观感	郭伟志(240)
侯宝林在美国	贾 畔(242)
我跟师傅去美国	师胜杰(245)

世人眼里的“一户侯”

我和侯宝林做搭档	郭全宝(247)
相声从舞台搬到银幕的史证	陈 锋(249)
三忆侯宝林	冯不异(251)
仗义疏财的侯宝林	宋湘臣(252)
侯宝林的高风亮节	温志航(255)
侯宝林和满族文学	邓 伟(261)
侯老是家父的挚友	李 燕(264)

我帮助侯老整理《侯宝林自传》	叶祖孚(266)
侯宝林是我们铁路工人的朋友	赵连庆(283)
到侯教授家里去祝贺	朱述新(284)
侯老让多招走读生	刘孟洪(285)
访六届人大代表侯宝林	李树喜(287)
侯宝林外传	赵晓东(289)
侯宝林与侯家菜	陶震(292)
身在病榻 心系盛会	李树喜(296)
侯宝林反串京剧扮萧何	贺毅(297)
侯宝林与光学	李滨声(298)
舞台下的侯宝林	方成(299)
侯宝林与体育	大漠(302)
侯宝林为戴少甫募捐	刘谊人摘(305)
烤鸭席上的绝活儿	钟灵(306)
三言两语	费玉策(307)
“一户侯”啃窝头	王决(308)
侯大师罚我酒三杯	郑梅(310)
侯宝林与《种子迷》	王梓夫(311)
侯宝林乘车“夜行记”	崔琦(312)
火柴一尺长 割爱酬知己	黄德和(313)
“一户侯”解读	朱健(314)
侯宝林跟“保镖”聊家常	诗殷(315)
侯先生对我的启迪	赵忠祥(316)
侯宝林“改行”	孙玉山(318)
咖喱鸡 打蚊子	方成(319)
侯宝林让车	方永福(321)
废品不废 里面藏珍	华山(322)
管桦与侯宝林	李凤翔(323)

侯老为我题书名	赵蓝田(324)
一幅条幅所想到的	肖 荻(325)
侯宝林先生和我的一次通信	徐伟华(326)
邂逅侯宝林	孙国辉(327)

侯宝林的家族和儿女们

侯宝林反串京剧结良缘	王 决(329)
侯宝林的贤内助	张世英(330)
记侯老的长子侯耀中	谈宝森(335)
“侯二哥”印象	战 萍(337)
侯耀华的罗曼史	王小平 张世明(339)
从《编辑部的故事》到《离婚大战》的侯耀华	冬 冬(342)
侯氏父子	黎 民(344)
侯耀文“出山”记	宗介华(347)
曲苑新秀侯耀文	李洪春(351)
侯耀文不犯重复的错误	石丽珊(353)
艺术不能遗传	马素华(355)
朝气蓬勃的侯耀文	迈 伦(356)
父亲教我“为人奴”	侯 珍(359)
在父亲病榻旁的日子里	侯 珍(362)
我爱我家	侯 军(366)
和爷爷相处的最后日子	侯 璞(368)

侯氏门徒话恩师

四十五载师徒情	贾振良(371)
我是侯宝林的二弟子	黄铁良(376)
写给我的师兄弟	杨紫阳(377)
马季拜师	黄德和(379)

我的老师侯宝林	马季(381)
抛砖“窃”玉	郝爱民(385)
我和师傅学做人	殷培田(387)
师傅传艺亦育人	贾冀光(391)
往事应该回首	丁广泉(393)
康达夫李如刚拜师学艺	韦野(400)
李如刚眼中的侯老	谈宝森(402)
“侯派”的台湾老弟子吴兆南	王决(406)
师傅从没夸过我	师胜杰(408)
我是侯宝林的关门弟子	金艺(410)
求师纪行	梁洪才(412)
隔辈人格外亲	张新华(421)

人民艺术家侯宝林

贺侯宝林从事相声艺术五十年	陶纯(423)
艺术大师侯宝林	李尔重(423)
侯派一斑谈	蓝翎(434)
侯宝林被聘为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北京日报(435)
侯宝林和相声	王决(436)
侯宝林相声的艺术风格	贾斌(444)
相声大师侯宝林	柴火 威海(449)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方成(453)
侯宝林语言二三事	许嘉璐(456)
侯宝林从艺 65 周年研讨会在京举行	人民日报(461)
李铁映同志的讲话	462)
弘扬光大相声艺术	刘习良(463)
最好的纪念	高占祥(463)
值得我们学习的语言大师	梁光弟(466)

向侯宝林同志学习	罗 扬(467)
相声界的榜样	李 准(468)
侯先生的相声艺术永存	李希凡(469)
不忘大师的教诲	马 季(470)
“为民求乐 其乐无穷”	
——怀念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	姜 昆(471)
哭宝林	方 成(474)
深入研究侯宝林的相声艺术	刘梓钰(476)
秉承父亲遗志	侯耀文(477)

最后的报道

艺术界:侯宝林的绝笔和侯宝林最后的话	晓 秋(479)
人民日报: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逝世——江泽民打电话 给侯宝林家属表示哀悼	(481)
人民日报:与大师最后诀别 侯宝林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	(482)
人民日报(海外版):北京各界三千多人挥泪送别相声 大师侯宝林	(483)
北京晚报:如可赎兮 人百其身——回向侯宝林兄	吴晓铃(485)
人民政协报:吴晓铃悲悼侯公	陈定宇(486)
解放军报:在解放军总医院——侯宝林最后的笑声)	姚春雨 卞 振(488)
工人日报:工人怀念相声大师	梁洪才(492)
北京日报:弥留之际的眷念——侯宝林最后的日子里)	初小玲(494)
世界日报:参加侯宝林追悼会 吴兆南不日启程 相声宗师撒手人 襄艺坛失色	尹 桃(500)

中国摄影报:寻找的不仅是过去	牛 群(502)
今晚报:相声艺术一代宗师溘然长逝牵动人心	李永君(504)
人民铁道报:侯耀文谈侯宝林	唐苒苒(507)
长江日报:贺年卡前的哀思	夏雨田(512)
中国电视报:一代相声宗师侯宝林	王 晓(516)
青岛日报:悼侯宝林大师	吴宝铃(517)
中国旅游报:一炷心香祭大师	王 决(520)
侯宝林先生生平	(521)
主编随笔	谈宝森(526)
主编后记	侯 珍(52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前的侯宝林

我可能是天津人

侯宝林

我可能是天津人

还是从火车上说起吧！大约在我4岁多的时候，我坐过火车。当时带我坐车的人，是我的舅舅，叫张全斌。我记得那时我的打扮挺滑稽的，身穿蓝布大褂儿、小坎肩儿，头戴皮小帽儿。那时候，小孩儿打扮成那个样子，够不错了。在我的童年中，也就只有过这么一次。在火车上，因为小，没坐过火车，也很少见过家里以外的人，觉得挺新鲜。也许人在幼年时代终归想要些温暖吧，那时舅舅抱着我，哄着我，我觉得很温暖。一路上吃了半斤炒栗子，睡了一会儿觉，就到了北京。

根据这个情况，现在估计起来，我可能是从天津来的。我现在对我原来的父母还有个模糊不清的印象，父亲、母亲的形象还能回忆起一点儿，但很模糊。究竟家里姓什么？哪里人？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的生日和乳名。生日是自己长大以后听家里大人说的，是农历十月十五酉时生人。所以我的乳名叫“酉”，北京的习惯爱用儿化韵，前面加个“小”，后面加“儿”，就叫“小酉儿”。

关于我个人的历史情况，我就知道这一些，再多一点儿都记不起来了。

我幼年时代的玩具——小秤

我不知道我原来姓什么，到这一家来以后姓侯。我们家住在地安门里织染局^①路北一个门里，里院的一间东房。那时，父亲在警官学校庶务课当课员，其实，这不是他的本行。这个差事是舅舅帮他找的。因为舅舅给唱戏的当伙计，老年间的名词叫跟包^②。舅舅当时给朱琴心和程继先两个人跟包。程继先是有名的小生，中国近代最有名的小生像俞振飞、叶盛兰等人都曾拜他为师。程继先是京西蓝靛厂人。为什么说这个地名？这与后边有关系。舅舅从17岁起就给程继先跟包，一直到干不动了回家，一辈子就是个跟包的，是个大家都信得过的跟包。他的名字叫张全斌，可是一般人都称他“张二”。后来我听说是舅舅央求朱琴心介绍父亲到警官学校庶务课当课员的。这个时候家里吃饭还不成问题。

我小的时候有两个外号：一个是我换牙时人家管我叫“豁牙子”；另一个外号叫“小麻子”。因为我出过天花，脸上的麻子不大，小时候明显，长到20多岁，就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了。但身上、手上的麻子比较大，所以来我在天桥跟“云里飞”搭班儿唱戏的时候，有一个阶段人家管我叫“小麻子”。我出天花就是在织染局这个地方出的。出完天花后，母亲带我到庙里去烧香还愿，我还记得是坐着人力车去的。我只觉得昏昏沉沉的，和尚过来给我念了一通什么经，我就昏过去了。我还做了个梦，梦见那个和尚拿着个5寸长、直径有4公分粗的铁管子，一下子按进了我的脑袋……从庙里还愿出来后，我还记得母亲买了个“格档”^③做的玩意儿，上面扎着石榴花似的红色纸花，套在我的脖子上，我好奇地瞧着。……这些零碎、片断的印象离开现在已近60年了，可是奇怪得很，现在一想

① 地名。明朝是内务府染造御用衣服、缎帛、绢匹之类的机构。现名织染局胡同，在地安门内大街东边。

② 旧社会里，演员演戏时，常有人替演员把行头打成大包袱，背着送到演出地点，叫“跟包”。

③ 北京土话称秫秸杆为“格档”。

起来还很清晰。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北京人给老年人总结了四句话：“坐着就想睡，躺下睡不着。新的记不住，旧的忘不了。”也许我就属于这种现象吧！这可能就是衰老的表现。

父亲在警官学校庶务课干了顶多一年就失业了，我们的生活就困难了。看来父亲当那个事务员，日子也不宽裕，因为他只住一间东房嘛！而且面积不大。母亲也只有出嫁时带来的两只箱子。老年间，姑娘出嫁讲究带什么箱子、匣子，我没见她有一般姑娘出嫁时那么多的嫁妆。至于我，我的童年时代没有什么玩具，不像现在小孩一讲起玩具有多少种，我没见过玩具。我只玩过炮台烟铁筒里的烟碟儿^①。因为父亲在庶务课当课员，当官的招待完客人，剩下一些香烟筒没有用处，父亲就捡回几个小铁碟儿给我玩。给小铁碟儿凿3个眼，拴上3根线，把这3根线拴在筷子上，再捡个铁玩意儿当秤砣，这就是杆小秤。这就是我的最高级的玩具，也是我的唯一的玩具。我是挺喜欢这种小秤的。

第一次接触艺术——穷歌

父亲失业后，我已经5岁了，那时只能靠舅舅每月来一两趟，送点儿钱敷衍着生活，实在生活不下去！后来还是舅舅又求朱琴心的朋友给父亲找的工作，去当厨子。就在现在定阜街北京师范大学那个地方，原来叫辅仁大学，辅仁大学没有盖起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是载涛^②的房子，叫涛贝勒^③府。正赶上载涛聘女儿，是二女儿还是三女儿记不清了，反正用满族的名字，叫格格（不叫小姐），不是二格格就是三格格出嫁，厨房要添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到涛贝勒府当了厨子，这是他的本行，我的父亲原是个厨师。我们不住在织染局了，我来到北京后住的第二个地方就离我现在住的

① 炮台，纸烟名。这里指的是五十枝精装铁筒烟里的一层铁盖。

② 载涛是满族著名人士，宣统时当过军机大臣。解放以后任全国人大常委。

③ “贝勒”是种爵位，满族王爷的儿子中掌握管理事务权力的人叫“贝勒”。

房子大约 100 米远，叫龙头井。现在的门牌是 32 号，是个路东的门儿。我们住在对着街门口的一间小东房里，比人家大房低一截儿。小东房旁边的南山墙就是厕所。可以想象我那时住的地方条件是多么差了。这样—说，我可以算得是咱们这儿派出所——厂桥派出所管界最老的住户了。不久，我们又从龙头井这间小东屋搬到羊角灯胡同去住，是个路北的吞头门^①，院里有两棵大柳树，我们住两间小东房。这是我到侯家以来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住过两间东房的时候，尽管几个月，我们也算住过两间东房了。其实，对北京人来说，东房和南房最不好。北京有句口头话：“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夏不凉。”我来到北京两年多的时间挪了三个地方，都是东房。一到夏天，太阳往西转时，阳光从西边照过来，晒得可凶啦！北京话就叫“西晒”。

在涛贝勒府办完喜事以后没几个月，父亲又失业了。我们就住不起这两间东房了，我和母亲又搬到东煤厂去住。东煤厂挨着大翔凤胡同西边一点儿。大翔凤原来叫大墙缝，是个很窄很窄的小胡同。我们就住在这条很窄很窄胡同西边的一块高坡上，是个路北的门儿，我们住一间南房。我这时有 6 岁了。父亲失业以后，还是靠舅舅每月来一两次，周济一点儿钱。舅舅在姥姥家排行第二。我还有个大舅，名字叫什么，记不得了，因为他死得早。大舅在御膳房当厨子，人非常老实，是个好人，甚至老实得过分，北京话就叫“窝囊”。大舅跟姥姥一块住，住在张皇亲胡同，就是现在的尚勤胡同。姥姥家是个小院，里边有一棵枣树，一共五间北房。西头三间住着个卖旋粉^②的，姥姥家住东头两间北房。那时皇宫已经取消了膳房，但仍有人在服侍退了位的皇上，由皇宫“关饷”^③，二舅还往家贴补一点儿，大概就在这样情况下，大舅才有条件结了婚。恐

① 门的式样。大门朝里缩进一块叫“吞头门”。

② 旋粉是种食物。用团粉打成粉皮，切得像面条似的，吃的时候浇上卤。北京现在没有这种食物。

③ 发钱。